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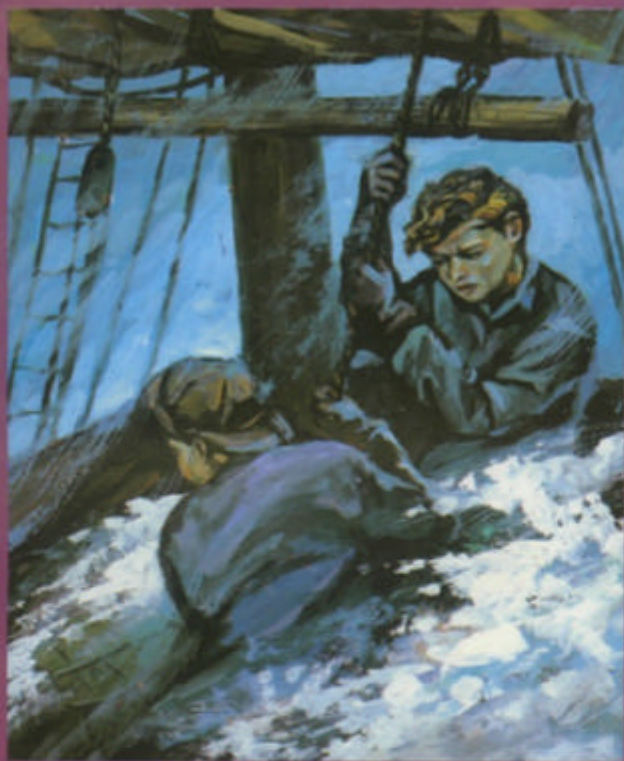
世界历险故事名著

勇敢的船长

YONGGAN DE CHUANZHANG

【英国】J·R·吉卜林著

汪成章 余青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容提要

美国大富翁的儿子哈维由于抽了劣性雪茄和晕船，被海浪卷入海中，为一艘渔船救起。船长屈劳帕不信哈维的话，强迫哈维在船上干活。哈维生活在渔船上受到格罗萨斯脱渔民帮助，逐步适应了严峻而丰富多采的自然条件，锻炼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渔民。后来他回到家人身边，他父亲又惊又喜发现自己的儿子完全变了样。这一部冒险小说，对儿童和成人都具有很大的魅力。

前言

向往异国情调、神怪事迹的少年儿童们将在这部小说中得到充份的满足，作者技巧不同寻常，他借助和得力于大海，因为大海对广大少年儿童和绝大多数成人来说是一个具有相当诱惑力的谜，并不亚于宇宙对人的吸引。银屏上的镜头远远满足不了他们这方面的好奇，一旦他们了解到人类文学宝库中有如此精彩的描写，也许就不会老守在电视机旁，而会如痴如醉阅读它们，把它们当作最最芳冽的美酒和最最美味的佳肴品尝了。《勇敢的船长》确实是一部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可以与所有伟大的航海冒险小说齐名。作者把我们带到了纽芬兰浅滩的大渔场上，那里雾浓得鱼跟鱼都看不清；那里的大浪比燕麦牛奶粥更稠；那里浪尖翻滚伴有一种连续不断的撕裂声；那里疾风吹过广袤元垠的空间，仿佛在放牧海上紫蓝色的云彩，那里的细雨亲吻一展方圆千里阴沉沉的海面；那里月光下呈现出百万条皱纹。而枪乌刼、毛鳞鱼的到来，逆戟鲸的竖起身子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冰山寒气逼人像一个巨大的白色幽灵，海底活火山每隔一个时候便喷发气泡等等都是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景。

吉卜林的成功，大半是在短篇故事方面，但《勇敢的船长》中依然处处流露出他写作者练简洁的非凡本领以及尝试新的文字色彩的魄力。无怪乎有人认为在这方面除了法国的莫泊桑，别的作者都比不上他。

吉卜林的成功还在于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如狄斯柯·屈劳帕船长，他的儿子丹，水手朗杰克、汤姆·泼拉特、梅纽尔、萨尔脱斯和宾等。其中精明强悍、明辨是非、嫉恶如仇、助人为乐的屈劳帕船长尤为突出。他不愿意和船队凑在一起捕鱼，总是凭他有关鳕鱼洄游的知识、捕鱼和驾船的丰富经验，在茫茫的渔场上寻找最最理想的停泊地，捕到大量的鱼，但他又毫不吝惜地帮助船队的人，甚至帮助漂泊在大海上限他毫不相干的船只，把他测到的经纬度告诉他们，为此他在船上预备了一块大黑板，一旦需要便举起黑板告诉他们。他做他自认为应该做的事，即使别人对他有所误解也不在乎，他对航海技术很差的船和胡乱进行冒险的人十分蔑视，但他们一旦陷入困境，他又总是不顾一切迅速赶去。他很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他的经验、知识和观察，每到一海域，他对海水的深度、海底的土质，甚至土质的气味都了若指掌。他也很骄傲，一旦“海上号”在捕鱼方面领先，可以提前回港，他先让“海上号”在船队中驶进驶出，举行一个凯旋式，但这种骄傲何等质朴，何等讨人喜欢，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汉子自然的流露。但一旦他认识到自己的判断出了错，他也决不掩盖，而大胆地承认。

难怪娇生惯养的百万富翁儿子哈维·切尼在一艘大班轮上落入大西洋被“海上号”救起，跟这样一个人接触以后。得到了新生。原来他嘴上经常斜叼半截烟卷，外貌中既有游移不定虚张声势的成分，又有那种不值一大的小聪明，竟会不知天高地厚他说大轮船撞翻一条小渔船多好玩。后来他却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渔民，学会了服从命令，厌恶起花花公子的生活，成为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青年。小说中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的寓意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当今我国社会中，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出现了许多畸形的“小皇帝”，难道不能从中得到许多教益吗？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为英国著名作家，他生于印度的孟买，童年在异国富丽的大自然中度过，六岁被送回英国受教育，十八

岁又回到印度，开始文学生涯。二十四岁时已经是几部文集的作者了。他的代表作有《营房的短篇故事诗》，是用兵士歌曲的体裁写成的。其他《丛林之书》（第一卷一八九四年；第二卷一八九五年），《原来如此的故事》（一九二二年）以及《勇敢的船长》等都是儿童喜爱的读物，引起儿童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幻想力。吉卜林四十二岁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国以前对他的作品即有零星译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作家，我们应更多欣赏他文字色彩奇异的活力以及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余青

勇敢的船长

第一章

上风头吸烟室的门向北大西洋的迷雾敞开着，大班轮在上下颠簸，拉着汽笛警告捕鱼船队不要靠拢。

“切尼那孩子是船上的讨厌鬼，”穿绒大衣的人膨一声关上门说。“这儿可不要他来，他大放肆啦。”

一个白发的德国人伸手拿了块三明治，一边咬一边嘟囔道：“我知道那家人。美国尽是这号人。我跟你说过开帐单别那么死心眼儿。”

“哼！那也不能把他怎么着。人家比谁都惯着他。”一个从纽约来的人慢声慢气说，他摊手栅脚躺在垫子上，头上是一扇雾气茫茫的天窗。“他还没几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拉着他从这个旅馆转到那个旅馆了。今天早晨我还跟他母亲说话来着。她倒是个很可爱的太太，管不住孩子也不装模作样。据说他准备去欧洲完成学业。”

“学业还没开始，”说话的是个费城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那个孩子一个月已经有两百元零用钱啦，那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还没满十六岁呢。”

“他父亲是不是搞铁路的？”德国人问。

“对。又搞开矿、伐木和海运什么的，那老家伙在圣迪戈造了一座寓所，在洛杉矶又造一座寓所。他拥有五六条铁路，太平洋沿岸多数木材业都属于他。他让妻子任意挥霍钱则。”费城人继续懒洋洋他说。“她说西部对她不适合，老带着这孩子跟她自己神经质的毛病到处转，我想这是她一心想让孩子找些开心的事情。他们去佛罗里达、阿迪朗达克山脉、莱克伍德、温泉、纽约，然后再从头开始转。现在他不比一个二等旅馆的职员好说话。将来在欧洲毕业了，一定是个刺儿头。”

“怎么老头儿就不亲自照顾他呢？”一个身穿粗毛起绒大衣的人说。

“老头儿让暗礁搁浅了。我想，他不愿意别人打扰他。今后几年里他会发现自己的失误。真可惜，那孩子身上有许多长处，不知你们看到没有？”

“该严加管束，严加管束！”德国人声音低沉他说。

门咯地响了一下，一个细长的孩子约十五岁，嘴角斜叼半截烟卷，弯腰走过高高的走道。他那白里泛黄的脸色跟他的年龄不很相称，他的外貌中既有游移不定、虚张声势的成分，又混有那种不值一文的小聪明。他身上是红色运动权和灯笼裤，脚上是红袜子和自行车鞋，头上戴着一顶红色法兰绒帽。他牙齿缝里发出一个口哨声，看一眼那伙人，又提高嗓门大声说：“睛，外面雾浓得很。你们听，小渔船尽围着我们转，哇哇地喊话。你们说，我们撞翻一条小渔船该多有意思？”

“关上门，哈维，”纽约人说。“关上门待在外面。这里不需要你。”

“谁能阻止我？”他不慌不忙地回答。“马丁先生，难道是你替我付了旅费？我以为我跟任何人一样，有充分权利待在这里。”

他从棋盘上拿了几颗棋子，在两只手里抛来抛去。

“我说，先生们，真是闷死人了。我们干嘛不来扫。打扑克呢？”

没人答话。他喷了口烟，抖着两条腿，脏稀稀的手指头在桌上敲打着。接着他掏出一卷钞票准备数一数。

“今天下午你妈妈好吗？”有一个人说。“我没看到她来就餐。”

“多半在她的特等舱里。她在海上差不多总要晕船，我打算花十五元钱

雇个女服务员照料她。我嘛，能躲就躲，不到下面去。经过配膳室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瞧，这还是我头一次出海航行呢。”

“哦，别替自己说好话，哈维。”

“谁替自己说好话啦？这是我头一次横渡大西洋，先生们，除了头一天，我没晕过一点船。没有晕过，先生们。”他扬扬得意，拳头在桌上砰地敲了一下，然后弄湿手指，又继续数起钞票来。

“喔，你倒真是一台高级计数机，一眼就算得出来，”费城人打着呵欠说道。“弄不好你还能力国家大大增光呢。”

“我晓得。我是个美国人——总的说来，始终是美国人。”

到了欧洲，我会让他们看到这一点的。呸！我的烟灭了。我不会抽服务员卖的那种蹩脚货。哪位先生身上有真正的土耳其烟？”

刚好轮机长进来转转，他脸色红润，带着笑容。身上湿漉漉的。“嗨，麦克，”哈维高兴地叫了起来，“你说我们怎么弄到一支土耳其烟？”

“那还不容易，要多少有多少，”轮机长沉下脸说。“年轻人照例要对长者讲礼貌，长者也同样应该尊重这种礼貌才是。”

角落里传来一阵吃吃的低笑声，德国人打开烟盒，递给哈维一支发亮的黑色雪茄。

“年轻的朋友，要抽就得抽这种上等货，”他说。“试试看？怎么样？你不是想过个瘾吗？”

哈维用一个戏剧性的手势点着那支不付人喜欢的烟：他觉得自己已经加入了成人的行列。

“看来我得吸一些这种烟才能把我熏倒，”他说道。他不知道他点上的是一种廉价的细长雪前，“飞轮牌”，那种烟凶得厉害。

“这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德国人说。“我们现在到了哪里，麦克唐纳先生？”

“不还在附近一带海域里，斯切弗先生，”轮机长说。“今晚我们将到纽芬兰浅滩；不过大体上说，我们现在一直航行在捕鱼船队中。中午以来我们已经擦过三条平底渔船，还差点没把一个法国人的帆杠撞掉，你可以说这已经是高超的航海技术了。”

“你喜欢我的雪茄吗？”德国人问，他看见哈维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不错，真够味，”他打牙缝里挤出话来。“我看船有点慢了下來，你说是不是？我得赶快出去看看测程仪上的速度了。”

“我是你的话，也会去看看的。”德国人悦。

哈维摇摇晃晃走过湿漉漉的甲板，到附近的栏杆边去。他很不舒服，但他看见甲板服务员正在把椅子捆在一起，由于他在那个人面前吹过牛，说他从不晕船，自尊心使他朝船尾的二等舱走去，那儿尽头是一块鲸背形甲板。甲板上空无一人，他爬到尾端的旗杆附近。他弯下腰，浑身无力，十分难受，由于“飞轮牌”蹩脚雪前、汹涌的波涛和螺旋桨的嘎嘎作响，他完全泄了气。他的头在发胀，眼前金星直冒，身体似乎轻飘飘的，在海风中无法站稳脚跟。他因为晕船已经昏昏沉沉，轮船一个颠簸，他身子一歪，竟越过了栏杆，摔在鲸背甲板光滑的边缘上，这时又有一个低低的灰色巨浪从迷雾中扫来，仿佛伸出一条手臂，把哈维一下卷到它的下面，也就是说，把他拉下了船，

又名格兰达·班克，在纽芬兰岛边，为重要的渔场。

向下风头刮去；大片绿色的海水盖住了他，他竟无声无息地昏迷了过去。

一阵开饭的号角声惊醒了他。他以前有一次在阿迪朗达克参加暑期学校经常听到这种号角声，他渐渐记起自己哈维·切尼已经淹死在大洋之中，但他身体大弱，还无法把发生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他的鼻孔嗅到一种新的气味；背上感到一股潮湿的寒气，而且更要命的是盐水湿透了他的全身。他睁开眼睛，发觉自己仿佛还躺在海面上，因为四周依然是奔腾的海浪，像是一座座银色的小山，但实际上他躺在一堆半死不活的鱼上，有一个肩膀宽阔身穿蓝色运动服的人背朝着他。

“多想也没用啦，”那男孩想道。“我是死了，那是千真万确的，而且这事全怨我自己。”

他呻吟了一声，那个人回过头来，卷曲的黑发中隐隐约约露出一对小小的金耳环。

“啊哈，这会儿你觉得好些了吗？”那人说。“你就这样躺着吧；我们让船更平稳一些。”

他猛一使劲，使摆动不定的船头冲上没有水花的浪峰，那浪峰足足把船掀起二十英尺来高，然后又让船滑入干滑如镜的低谷。但这种攀登浪峰并不妨碍穿蓝色运动服的人继续说话。”我说，干得不错吧，我赶上了你。嗨，什么？我在说，你那条船赶不上，可见我干得有多么出色啦。你怎么会跌出来的？”

“我晕船了，”哈维说，“头一晕，不知怎么就跌下了船。”

“恰巧我在吹号，你的船有点偏航。那时我看到你整个儿摔了下来。啊，什么？我以为你要被螺旋桨搅成碎块作鱼饵了，谁知你漂啊漂到了我这儿，我就当你是条大鱼捞了上来。这下你就死不了啦。”

“我在哪儿？”哈维说。他看不出自己躺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

“你在我的平底船上。我名叫梅纽尔，我是从双桅船‘海上号’上下来的，那是格罗萨斯脱的一条船。我就住在格罗萨斯脱。不久我们就能吃上晚饭啦，啊，什……么？”

他似乎有两双手和一个铁一般的脑袋，吹响一只大海螺还不过瘾，他说什么也要站着吹，身子随着平底船一起摆动，尖得让人受不了的螺号声回荡在浓雾中，哈维不知道他这种“娱乐”持续了多久，因为他心惊胆战地躺在那儿，目睹着雾气腾腾惊涛骇浪的景像。他仿佛听到了枪声、号角声和呼喊声。有样东西比平底船大，却相当轻快，隐隐约约出现在旁边。顿时有几个不同的声音说起话来，他掉进一个翻腾起伏的黑洞，那儿有一些穿油布雨衣的人给了他一杯热饮料，脱去了他的衣服，接着他就倒头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听到船上头一次开早饭的铃声，心里很纳闷为什么他的特等舱变得那么窄小。他转身一看，原来那是一个三角形的小间，像是一个洞穴，有一盏灯挂在粗大的方梁上照着亮。有一张伸手可及的三角形桌子从船头滑到了前桅。后面部头有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普利茅斯火炉，旁边坐着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孩，有张扁平的红脸和一双闪亮的灰眼睛。他身穿一件蓝色运动服，脚踏一双高统胶靴。地上放着几双同样的胶靴，一顶旧帽子和几双破羊毛袜，还有一些黑色黄色的油布雨衣挂在睡铺旁边摆来摆去。邓地方充满了一种大包棉花散发出来的气味。那油布雨衣更有一种特有的气味，特别浓重，使人想起煎鱼、照明油脂、油漆、胡椒和发霉烟草的气味。而所有这些气味又被一种船舱里始终萦绕下去的咸水味紧紧地箍在了一起。哈维

厌恶地看了看自己那张不铺被单的床位。他还躺在一块疙疙瘩瘩邈里邈远的褥子上。接着他又发现那条般动起来也跟轮船不同，它既不滑行也不颠簸，不知为什么倒像是在浑身扭动，就像一匹小马让疆绳牵住时一个模样。海水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周围的横梁也在嘎嘎作响像是哀诉。所有这些都使他哼哼唧唧表示不满，这时他想起母亲来了。

“觉得好些了吗？”那个男孩咧嘴笑了笑。“来点咖啡？”他用洋铁杯盛了一满杯咖啡，放了些蜜。

“没有牛奶吗？”哈维说，他环视黑暗的双人铺，好像那里能找到一头奶牛似的。

“喔，那没有，”那男孩说，“多半到九月中才会有。这咖啡不错，是我煮的。”

哈维默默地喝了，那男孩递给他一盘香脆的煎猪肉，哈维狼吞虎咽地吃了。

“我把你的衣服烘干了。看上去有点缩水。”那男孩说。“这些衣服跟我们的式样不同——没有一件相同。你转个身看看有没有受伤。”

哈维东转转西转转伸展下身子，说不出有什么受伤的地方。

“那好，”男孩很热心他说。“你穿戴好了就到甲板上去。爹要见你。我是他的儿子，名字叫丹，他们都这么叫我。”

我是厨师的助手，还在船上干一些水手们嫌脏的杂活。船上除了我没有其他男孩，以前还有一个奥托，不过他掉下船去了，他是船上唯一的荷兰人，掉下去的时候只有二十岁。你怎么会在风平浪静中落水的？”

“谁说风平浪静，”哈维板起面孔说。“那时刮着大风，我又晕了船。看米我一定是被浪头卷出栏杆的。”

“昨天从早到晚只有一些普通的小浪，”那男孩说。“不过在你看来自然就是大风浪了……”他吹了下口哨。“以后你在船上待久了，自会懂得更多的。快！爹正等着呢。”

跟其他许多不幸的年轻人一样，哈维活那么大了还从来没有人向他发号施令过——从来没有过，至少不久以前是如此，有时要他做一些事，总耍眼泪汪汪地向他反复说明服从的好处，为什么要他这么做的理由。切尼夫人在生活中唯恐儿子的精神会垮掉，这种恐惧心理可能就是她自己走到了神经衰弱边缘的原因。他看不出凭什么竟要他急急忙忙服从别人的意愿，他这样想也就这样说了。“既然你爹这样急于跟我谈话，他自己可以到下面来嘛。我要他立刻带我到纽约去。他会得到酬谢的。”

丹明白了这个笑话的分量和妙处，张大了眼睛。“嗨，爹！”他对前甲板舱口大声喊道，“他说你要是那样着急，可以自己下来看他。你听到吗，爹？”

答话的人用胸部发声，人竟有这样深沉的声音，哈维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别犯傻啦，丹，让他来看我。”

丹吃吃地笑了，他把哈维变样了的自行车运动鞋扔了过去。甲板上传来说话的语调中自有某种东西使得那男孩压下了满腔怒火，安慰自己一旦船掉头送他回家，在路上他尽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和父亲的财富逐渐说清的。他想，这次死里逃生一定会使他在朋友之中终生成为一个英雄。他攀登垂直的梯子上上了甲板，跌跌冲冲朝船尾走去，一路上好多东西差点没让他绊倒。通向后甲板的踏级上坐着一个矮墩墩的汉子，他胡子刮得光光的，有着两撇灰色的

眉毛。这时夜里滚滚的波浪已经平息，留下一片远远伸展开去仿佛汕光平滑的海面，地平线上有十几条渔船的帆影点点。它们之间也还有一些小黑点，说明一些平底船已经下海捕鱼了。双桅船的主桅上挂着三角形的停泊帆，在那里轻松地飘动着，舱顶附近除了那个汉子空无一人。

“早上——该说下午好了。你一觉醒来，时钟差不多转了一圈，小青年。”汉子招呼他说。

“早，”哈维说。他不喜欢那人叫他小青年；而且作为一个溺水被救活的人，他还希望能听到一些同情的话。往常他的脚一沾湿，他妈妈就难受得什么似的；可那个水手看来完全无动于衷。

“现在让我们听听事情的整个经过。说来事情的前前后后也真是凑巧。说说你的名字叫什么？说说你从哪儿来（我们不大相信你从纽约来），要到哪儿去（我们也不大相信你要到欧洲去）？”

哈维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和轮船的名字，还简单说了说出事的经过，未了要求把他立刻带回纽约去，说到了那里父亲会酬谢他的，要什么就给什么。

“嗯，”剃光胡子的汉子对哈维最后说的几句话一点不动心。“我不能说我们会考虑任何人的特殊情况，更别说去考虑一个孩子，风平浪静他却从班轮上掉了下来，而且唯一的借口是他当时晕了船。”

“借口！”哈维叫了起来。“难道你以为我从轮船上掉下来，掉进你这条肮脏的小船只是寻开心吗？”

“不清楚你开玩笑的意图是什么，这我可说不好，小青年。不过我要是你，我不会这样称呼这条船，以天意的名义把你救起来的，正好是这条船。一来这样骂它不大敬神，二来我的感情上也受不了——我是格罗萨斯脱‘海上’号的狄斯柯·屈劳帕，对这条船你似乎还不大了解。”

“我是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哈维说。“当然，我对得救和其他一切是非常感激的！不过我要你明白，你越快把我送回纽约，你的报酬就会越高。”

“你的意恩——究竟怎么样？”屈劳帕一撇蓬蓬松松的粗眉竖了起来，他那温和的蓝眼睛里闪出怀疑的目光。

“给你好多好多美金，”哈维说，他很高兴自己的话终于使那人起了作用。“十足都是美金。”他把一只手往袋里一插，肚子也挺了出来，那是他得意的神态。“你把我救上来，可算是做了一件有生以来最大的大好事。我是切尼的独生子。”

“看来人人都很抬举他，”屈劳帕于巴巴他说。

“要是你不知道切尼，你就算不得见多识广，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掉转船头，让我们赶快回去。”

哈维有种想法：大部份美国到处都有人在议论和羡慕他父亲的财富。

“我可能干，也可能不干。把你的肚子缩进去，小青年。里边装的可尽是我的食物。”

哈维听到丹一声嘻笑，他假装正在前桅那儿忙碌，这一笑笑得哈维满脸通红。“这个我们以后也会付钱的，”他说。“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纽约？”

“我不去什么纽约。也不去波士顿。大约九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东岬角，到那时你爸爸也许会被你说服给我十块美金。我实在抱歉没有听说过他的名

又称为伊斯敦·波音特，是美国最东边的一个岬角。

字。当然，到那时他也可能一个子儿也不给。”

“十块美金！哎呀，你瞧瞧这个，我……”哈维把手伸进口袋想掏出那卷钞票来，谁知摸出来的只是那包水里泡过的香烟。

“那可不是什么合法的通用货币，而且对肺有害无益。小青年，把它扔到船外去，再找找看，还有什么东西。”

“给人偷掉了！”哈维气鼓鼓地叫道。

“这么说来，你要等到你父亲来酬谢我啰？”

“一百三十四元——全被偷掉了，”哈维说，他还在拼命搜索所有的口袋。“把钱还给我。”

屈劳帕冷冷的脸上一闪之间有了奇怪的变化。“你这样年纪身边带一百三十四元干什么，小青年？”

“那是我的一部分零用钱——只够用一个月。”哈维以为这样一说准能吓那人一大跳，它也确实如此，不过不是直接的。

“哦！一百三十四元还只是他的一部分零用钱，还只够用一个月！你掉下来不记得撞在什么东西上，是不是？我看准是撞断了一根标柱。‘东风号’的老家伙赫斯根，”屈劳帕似乎自言自语道，“他绊倒在舱盖上，头撞着了硬邦邦的主桅杆。大约三个星期以后，老家伙硬说东风号是一艘破坏商业航线的战舰，他宣布要向赛白岛开战，因为那个岛是属于英国的，而且跟鱼群离得老远。他们把他缝在一个睡袋里，只让头脚露出来，那回其余的航程中一直没放他出来。现在他在艾色克斯家中玩小布娃娃。”

哈维差点气得闭过气去，不料屈劳帕继续安慰道：“我们替你惋惜。非常惋惜，你年纪还这么轻。我看我们就别再提钱的事啦。”

“你当然不想提。你把它偷去了。”

“随你怎样说。你这样说觉得好过一些，尽管这样说去。至于你回纽约的问题，就算我们能做到这点，我们也不可以这么做，现在你这种情形回家不合适，而且我们刚刚来到纽芬兰浅滩，还要为我们的生计干活呢。我们一个月连五十元钱都见不到，更别说是——一百三十四元啦。要是运气好，我们九月份头一个星期能在什么地方重新靠岸。”

“可现在才五月份。我不能因为你们要捕鱼，待在这里什么事也不干。我不能，限你说清楚！”

“对，一点也不错。谁让你什么事也不干来着。有一大堆事你可以做。奥托在里·哈佛尔掉下了水。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一阵大风，我怀疑他一役抓住掉了下去。总而言之，他也不会回来说清楚这件事啦。你给卷上来真是巧上加巧。不过我看有些事情你还是能做的。是不是？”

“到了岸上，我能让你和你们一伙人日子不好过的，”哈维恶狠狠地点点头，含糊不清地威胁什么他们这样做是“海盗行为”，屈劳帕对之淡淡一笑。

“光顾说话，我倒忘了一件事。你要记住，你在‘海上号’上，除了这点没人让你多谈别的。张开你的眼睛，帮丹干活，按他的吩咐去做。这样的话，我给你十元半一个月，这就是说到这次航行结束给你三十五元钱，也不管你是不是有资格拿这份工钱。做点工作对你的脑袋爪子有好处，可以放松放松，以后你尽可以跟我们讲你爹妈和你多么有钱的事。”

“她在那艘轮船上，”哈维说，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马上带我去纽约吧。”

“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不过将来她看到你回去，会忘掉这一切的。我们‘海上号’有八个人，假如我们现在回去，你知道，那有一千多英里路，这个旺季就算完了。即使我同意，水手们也不会答应。”

“我父亲会把事情都安排好的。”

“他会的，我并不怀疑他会设法安排的，”屈劳帕说。“但是整个旺季的收益要维持八个人的生计。再说你秋天看到他，你的身体也会好啦。你去帮帮丹吧，我已经说过那样一个月有十元半收入。当然你跟我们大家一样，住宿伙食免费。”

“你意思要我去洗锅涮碗吗？”哈维说。

“还要干一些别的事。你没有必要说话哇里哇啦嘛，小青年。”

“我不干！我父亲会给你足够的钱，买下这条肮脏的小渔船，”哈维在甲板上跺脚。“我跟你讲过十来遍啦，只要你把我安全带回纽约；而且，而且，不管怎么说，我的一百三十元钱已经在您手里了。”

“那又怎么样？”屈劳帕说，铁板的脸阴沉下来。

“那又怎么样？你知道得很清楚。到头来你还要我干仆人的活。”哈维对自己用了“仆人的”这个形容词很得意。“还要一直干到秋季。我告诉你，我不干。你听见吗？”

屈劳帕似乎满怀兴趣地朝主桅顶上端详了好一会儿，哈维一直在他周围激昂慷慨地说下去。

“唉，”他最后说。“我觉得良心上已经尽了义务。这是件很难判断的事。”

丹偷偷上来拉丁拉哈维的胳膊。“别再去为难爹啦，”他恳求道。“你骂他是贼已经有两回啦，别人可从来没有这样骂过他。”

“我不管！”哈维几乎在大声尖叫，把劝告当作了耳旁风。而屈劳帕还在一旁沉思。

“看样子你的态度不太友好，”他最后说，目光移到了哈维身上。“我不责备你，一点也不，小青年，如果没按你的意思做，你想发发脾气也别冲着我来，你一定懂得我在说些什么吧？十元半在双桅船上做一个帮手，食宿全包。这是要你学点东西，要你身体健康。干还是不干？”

“不干！”哈维说道。“带我回纽约去，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他记不清后来发生的事情了。他躺在甲板的排水孔里，捏住了出血的鼻子，屈劳帕安详地朝下看着他。

“丹，”他对儿子说。“由于急于判断，最初看到这个小青年时，我的脑子糊涂了。以后你千万别急于判断，误入歧途。丹，现在我很替他难过。他的脑子显然出了毛病。他给我捉到的那些名字，全不作准，他说的一些别的话，也不作准，包括跌下船落水的话，那些话让我差点信了他，你要待他温和些，我给你两倍于他的钱。把他头上沾的鼻血擦擦干净。好好冲洗一下！”

屈劳帕神情严肃地走进舱去，他和一些上了年纪的水手就睡在那里。他把丹留下，去安慰那个有三千万家财的不幸继承人。

第二章

“我早跟你说过。”当又急又密的水滴落在黑糊糊油光光的船壳板上时，丹说。“爹这时不会动不动发火的，这完全是你自找的，哼，你这么伤心就役道理啦。”哈维还在于位着，双肩上下抽动着。“爹头一回把我打倒在地是我头一次出海那回。我知道那个滋味很不好受，让你觉得自己孤零零的。”

“是那样，”哈维呻吟了一声。“那人要么疯了，要么喝醉了酒，再说，再悦我什么事也做不来呀。”

“不要这样说爹，”丹低声说道。“他是反对喝酒的，而且，嗯，他倒说你是个疯子呢。亏你想得出，竟叫他是贼！他可是我爹呀！”

哈维坐起来，擦了擦鼻子，讲起了丢掉一卷钞票的事。“我的脑子没有毛病，”他越说越来劲。“你父亲哪回也没见过五元钱的大票，我父亲却一星期就能买得起这样一条船，决错不了。”

“你不知道‘海上号’究竟值多少钱。你父亲一定有一大堆钱。他是怎么弄到手的？爹说过，疯子讲故事，讲讲就露馅了。你讲下去。”

“他在金矿和别的地方弄到钱的。那是在西部。”

“我晓得这种勾当，他也到过西部？他会不会带着一把手枪骑在能耍特技的马上兜圈子，就像马戏团里一样？他们把那个地方叫作大西部，我还听说他们的踢马刺和马勒都是纯银的。”

“你是个蠢货！”哈维说，他不由自主得意起来。“我父亲要小马干什么？他要出门就坐私人车厢。”

“什么？大红虾式的车厢？”

“不是。当然是私人列车。你长这么大了，见过私人车厢没有？”

“斯兰汀·皮门有，”丹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我看见它停在波士顿的联合火车站，有三个黑人在替它清扫（丹的意思是擦窗）。不过斯兰汀差不多拥有长岛的每条铁路，人家三番五次说他买下了差不多半个新汉普夏，还用栅栏围起来，里边尽是狮子、老虎、熊、水牛、鳄鱼之类的各种动物。斯兰汀·皮门可是个百万富翁。我见过他的车厢。你信不信？”

“嗯，可人家说我父亲是拥有数百万家财的大富豪，他拥有两列私人车厢，一辆以我命名，一辆以我母亲康斯但塞命名。”

“讲下去。”丹说。“爹不让我发誓，不过我想你能发誓。在我们讲下去以前，我要你说，要是你在说谎，将来就不得好死。”

“当然能行，”哈维说。

“那还不够。你还得说，‘要是我不说真话，不得好死。’”

“要是我说的每一句话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哈维说。“我当即就死在这里。”

“总共是一百三十四元吗？”丹说。“你跟爹谈话时我听着，我有点看出来，你跟圣经里那个约拿一样，有点理屈词穷了。”

哈维涨红了脸为自己辩护。丹是个很精的年轻人，有他自己的一套，经过十几分钟盘问，他相信哈维并没有说谎，多半是实话。再说他还有赌咒约束着他呢，那是丹从小就知道的最最可怕的赌咒，可你瞧，他还坐在那儿，好端端地活着，鼻尖红红的，在排水孔里反反复复讲着一些令人惊奇得不能再惊奇的事情。

“天哪！”当哈维把他命名的车厢详细开列一份部件清单以后，丹终

于打内心深处发出一声感叹。接着顽皮的笑容布满了他宽阔的脸。”我相信你，哈维。爹有生以来犯了一个错误。”

“那还用说嘛，”哈维说道，他在动脑筋尽快出出这口怨气。

“他会气得发疯的。爹就恨自己判断出错。”丹躺倒身子拍了拍大腿。

“哦，哈维，你不要把我们讲的话给捅出去。”

“我可不想再让人打倒在地。不过我会跟他算帐的。”

“从没听说过有人要跟爹算帐。不过他肯定会再把你打倒在地。他越是有错越是会这么干。刚才说到金矿和手枪……”

“手枪的事我可一个字也没说过。”哈维打断他的说话，因为他还在赌咒的约束之中。

“是这么回事；你没有多说别的。两节私人车厢，有一节以你命名，一节以她命名，还有一个月二百元零用钱，宁可整个身子撞在排水孔里，也不肯为十元半一月的工资干活！那可是捕鱼旺季里网到的一条最大的鱼。”他爆发出一阵声音很轻的笑声。

“那么我是对的了？”哈维说，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同情者。

“你错了；错上加错！你要掌握正确的时机。跟我一起努力干活，或许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也会抓住机会支持你的。爹往往会给我双重的帮助，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但他讨厌那些人人都喜欢的人。我看你对爹十分恼火。我也时常会这样。不过爹是一个十分公正的人，全船队都是这么说的。”

“你瞧瞧这个也算公正吗？”哈维指指自己受伤的鼻子。

“那没什么。他光让你流点血嘛。爹这样做是为了你的健康，可要照我说，我还没跟这号人打过交道呢，竟敢说我、说我爹或说‘海上’号随便哪个是贼。我们可不是码头上普通的乌合之众，胡乱纠合在一起。我们是渔夫，我们在一起干活已经六年多了。这一点你千万别弄错！我告诉过你，爹不让我发誓，他认为发誓都是空口说白话，为此还要揍我。

你说了你爸和他的财产，不过要是我能说什么，我就说你钱的事。我烘干你那套衣服时，不知道你口袋里有些什么，因为我没有看。可我要说，用你刚才发过誓的话说也不妨，我和爹都一点不知道钱的事，把你弄上甲板以后，只有我们两个碰过你。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你看怎么样？”

流点血确实使哈维头脑清醒不少，不过大海的孤寂也起了点作用。“你说得对，”他说，他有些窘，眼睛朝下看。“看样子我这个人刚刚从溺水中得救，就有点不感恩图报，丹。”

“嗯，你太冲动，干了傻事，”丹说。“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只有爹和我在船上看到。厨子不算在内。”

“我应该想想丢掉钞票的情形，”哈维有点自言自语说，“而不是把看到的人都叫作贼。你的父亲在哪儿？”

“在舱里，你还要找他干什么？”

“待会儿你就知道，”哈维说着迈起步来，有点摇摇晃晃，因为他的头还在嗡嗡作响。他走向踏脚，船上的钟挂在舵轮那儿一眼就能看到。屈劳帕在漆成棕黄色的舱里，忙于拿一支巨大的黑铅笔在笔记本里写着什么，他不时用力吮吸一下铅笔。

“我刚才的所作所为有点不大对头，”哈维说，他对自己的温顺感到有些吃惊。

“这会儿又有什么事啦？”船长说道。“你痛骂了丹，是不是？”

“不，我说的事跟你有关。”

“你说。”

“嗯，我——我想收回我的话，”哈维说得很快。“当一个人从溺水中被救上来——”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嗯，照你这种态度继续下去，你还可以成为一个男子汉的。”

“他不该出口骂人。”

“说得好，说得对，”屈劳帕说，脸上挂着一丝干笑。

“所以我到这儿来向你道歉，”他的话又顿住了。

屈劳帕转动下身子，慢慢从他坐着的柜子上下来，伸出一只大手。“我不相信你刚才那样会对你有半点好处；这也显得我在判断上没有错误。”一阵想压压不住的吃吃笑声从甲板上传到他的耳朵里，“我的判断难得有错。”那只大手紧紧握住哈维的手，握得哈维的手一直麻到肘部。“小青年，这样在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要好办得多。事情已经过去。我对你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这事也不全怪你。马上去干你的活吧，这对你不会有什么坏处。”

“你是幸运的，”哈维脸一直红到耳朵尖，重新回到了甲板上，丹对他说。

“我怎么感觉不到，”他说。

“我并不是指刚才的事情。爹的话我听见了。爹要是答应了，他不会记恨任何人的。爹的话里已经泄露出来。不过他也恨自己判断出错。嗨，嗨，一旦爹有了某种判断力的话，他对英国人也宁可把旗稍稍降下一点然后又飞快地重新升起来，却决不换一面旗。我很高兴事情圆满地结束了。爹说他不能带你回去是对的。我们在这儿捕鱼就是我们的全部生计。不到半小时，伙计们就会回来，像鲨鱼追逐死鲸鱼一样。”

“回来干吗？”哈维说。

“当然是吃晚饭啰。难道你的肚子没告诉你？你有许多东西都要学呢。”

“看来是这样，”哈维瞧瞧错综复杂的绳索和头顶的吊车，不禁有些茫然。

“它可是第一流的，”月热心他说，他误会了哈维的目光。“等到我们落下主帆，它带着所有盐渍过的鱼往回驶的时候，你就瞧着吧。不过我们先得干些活。”他指指下面两桅之间敞开的主舱，里边黑洞洞的。

“那是干什么的？里边全是空的嘛，”哈维说。

“你和我再加上几个人要把它装满，”丹说。“打来的鱼便装在里边。”

“活的？”哈维说。

“顺，不。它们上来就差不多死了，得剖开来加盐。贮藏库里有一百大桶盐，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更多遮盖的衬板。”

“那鱼在哪里呢？”

“人们都说在大海里，在我们祈祷的船里，”丹引用了一句渔夫的谚语。“昨晚就有四十条鱼跟你一起捞了上来。”

他指指后甲板前面一个像是木围栏似的东西。

“你和我在它们用完时要冲洗出来。但愿今晚我们能装满鱼栏！那时眼看待清理的鱼足有半脚多高，我们还得站在桌子旁，到后来我们困得要死，会觉得剖开来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那些鱼似的。对了，他们正在回来。”丹从低矮的舷墙上往下看，只见有半打平底船正在如丝绸般闪闪发光的海面上向他们划来。

“我从来没在这么低的地方向下看过海，”哈维说。“真好看。”

落日使海水染成一片紫色和粉红色，也将金光洒在一长排隆起的琵琶桶上和桶中影影绰绰似蓝似绿的鲭鱼身上。举目望去，条条双桅船似乎都在用无形的绳索把一些小船牵到它们那儿去，小船中一些小小的黑色人影像是一些上了发条的玩具。

“他们干得不错，”丹说，眯起了眼睛。“梅纽尔的船再多装一条鱼都不行啦。船露出水面就那么一点点，仿佛静水中的荷叶一样，你说是不是？”

“哪条是梅纽尔的船？我真不懂，这么大老远你怎么分得出来？”

“朝南的最后一条。昨天夜里就是他救起你来的，”丹指着那边说。“他在葡萄牙人号船里，你不会弄错的。他是划船的一把好手，他的东边是宾夕法尼亚。看样子，上面装着发酵粉。他的东边是朗杰克，他的背有些驼，瞧他们一路上排成一行划得多出色。朗杰克是一个加洛维人，住在南波士顿，加洛维人大多数住在那个地方，而且大多数加洛维人擅长驾船。北边过去一点，是汤姆·泼拉特，过一会你就会听到他唱起来的。他说他以前当过水兵，在老俄亥俄号，我国海军第一艘军舰上服役，经常航行在合恩角一带。他别的话从不多说，唱歌唱到的事却不少，他捕鱼的运气特别好。你听！我刚才不是说过的吗？”

一阵悦耳的高声歌唱从北边那只平底船那儿悄悄飘过海面来。哈维听见歌里唱着什么一个人手脚冰凉，然后是：

“拿出海图看看也觉凄凉，

它一直在天涯海角！

乌云在他们头上密布

浓雾在他们脚下缭绕。”

“他的船也满载而归，”丹说着吃吃地笑起来。“要是他给我唱‘哦，船长’那就更妙啦！”

“现在为你，哦船长，

我最最虔诚地祈祷，

但愿他们永远不把我

埋在教堂或灰暗的修道院里。”

“那是汤姆·泼拉特的两个拿手好戏。今晚他就会把老俄亥俄号的事一股脑儿告诉你。看到他后面那条蓝色的平底船吗？他是我伯伯，爹的亲兄弟，要是有什么坏运气在纽芬兰浅滩上游荡，它准会又找上萨尔脱斯怕伯。瞧他划得多轻松。我可以拿我的全部收入打赌，他是今天唯一遇上刺的人，而且给刺得很厉害。”

“什么东西会刺他呢？”哈维说，他发生了兴趣。

“多半是‘草莓’，有时是‘南瓜’，也有时是‘柠檬’和‘黄瓜’。对，他的双肘以下会被刺得生疼。老家伙运气好得使人目瞪口呆。现在我们得掌握好滑车，把他们吊上来。你刚才告诉我，你打出生下来到现在从来没有动手干过活，这是真的吗？你一定觉得很可怕，是不是？”

“不管怎么我要试着干些活，”哈维口气很坚定。“只是对我说来这些

加洛维：苏格兰西南端一地区。

合恩角：南美洲南端一小岛。

均指海中的各种水草。

活全都那么陌生。”

“那你就掌握好滑车。它在你后面！”

哈维抓住一根绳和一个从主帆支索上吊下来的长铁钩，丹拉下另一个长铁钩，那是从另一样东西上滑下来的，他把那东西叫做“千斤索”。这时梅纽尔已经把满载的平底船靠了上来。葡萄牙人笑容满面，以后哈维总看到他这个样子，他拿起一把短柄叉动手把鱼甩到甲板上的鱼栏里。“二百三十一条，”他高声喊道。

“给他钩子，”丹说，于是哈维把它传到梅纽尔手中。他抓住丹的滑车，穿过船头的一个绳环，又钩在船尾的绳环上，然后爬进了双桅船。

“拉！”丹一声喊叫，哈维拉了起来，他惊奇地发现平底船很轻松地吊了上来。

“抓住，它还没有在桅顶横桁上就位！”丹哈哈大笑，哈维牢牢抓住，因为船横在他头顶的上空。

“低头让开，”丹又叫道，哈维把头低下去，丹用一只手把空船荡开去，让它恰好轻轻地在主桅后面就位。“它们不会轻得没有分量。一个乘客干到这个模样已经算不错啦。航海方面有不少诀窍。”

“啊哈！”梅纽尔说，伸出一只棕色的手。“你现在觉得好多了吧？昨天这个时候他们把你当作鱼打上来，这会儿你这条鱼已经在打鱼了。嗯，你说什么？”

“我想说——我非常感激，”哈维结结巴巴说。他那只倒霉的手又掏进了口袋，这时才记起他没钱给别人。当他更了解梅纽尔以后，光想到他可能作出的错误，他就会在他的床铺里浑身燥热满脸通红的。

“没有什么好谢我的！”梅纽尔说。“我怎么能让你漂啊漂，漂遍整个纽芬兰浅滩呢？你现在是个渔夫啦，嗨，什么？嗨！噢！”他身子直直的前俯后仰，让系在身上的绳结套出臀部来。

“今天我没有清洗船，太忙啦。鱼上钩实在太快。丹，好孩子，帮我清洗一下。”

哈维立刻踏上前去。终于能替救他命的人做一些事情了。

丹扔给他一个拖把，他弯下腰去笨拙地擦掉黏黏糊糊的东西，干得很起劲。“搬起脚踏板，它已经滑进槽里去了。”

丹说。“把它们擦干净放下来，不要让一块脚踏板卡住。以后可能缺一块都不行。朗杰克上来了。”

一股闪闪发亮的鱼从船边的一条平底船上卸入鱼栏。

“梅纽尔，你把滑车拿去。我要把桌子支起来。哈维，清洗一下梅纽尔的船。朗杰克会把他的船吊在它上面的。”

哈维正在清洗，抬起头来，看见另一条平底船的船底，恰巧就在他的头顶上。

“像印度人的魔盒一样，是不是？”丹说，那时一条船已经套入了另一条册。

“像赶鸭子一样把我们赶起来，”朗杰克说，这个下巴灰白，嘴唇很厚的加洛维人弯下腰前后摇摆，跟梅纽尔刚才一模一样。屈劳帕在舱里向舱口盖大声吼叫，他们还听得见他吮吸铅笔的声音。

“一百四十九条半——运气不好，你这个家伙！”朗杰克说。“我只有杀了我自己再填满你的钱袋。你就把这个倒霉的捕获量记下来吧。那个葡萄